

ERC Projekt
Mao Legacy
Uni Freiburg
Inv.

Geschenk
Prof. Dr. Michael Schoenhals

MS-289

编号: 048 之七 共 7 页

关于我参与反对谢付总理、颠覆北京市

革委会的罪行

交待人: 刘志典

日期: 71.1.20.

內容要点:

关于反对謝 副总理、顛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罪行

①67年5月间，周景方召开黑会，攻击謝副总理；

②王真、王乃英、史金波、張子正、王振宗、韓声翔、刘志典等經常在一起议论攻击謝副总理；

③67年6月间，周景方、召开黑会，策划顛复市革命委员会的阴谋詭計，

④67年6月下旬，周景方、王真等利用整风，瘋狂策动政治组5·16分子攻击謝副总理和顛复市革委会。

⑤市直小组策动“摧旧兵团”头目参予顛复市革委员阴谋活动。

涉及到人物:

史金波 張子正 王振宗 王乃英 高宣扬 余欽范 唐咸正
王 真 周景方 邵永林 韓声翔 李 平 王世寬 李春秋
徐 意

5、关于我参予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反对謝 副总理、顛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罪行。

1967年6月中旬，史金波和我随市直机关“摧旧兵团”下乡麦收。市直小组由王振宗和徐意留在市革委员。“摧旧兵团”是邵永林、曾冒明等人下乡麦收。党校“摧旧兵团”由汪显清负责。在下乡麦收5天以后，王振宗去找我和史金波。他向我们讲了儿件事，一个是周景方做了一个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体会的报告，周景方布置市革委会机关要整风。一个是市直机关旧市委“紅旗兵团”成立了，矛头对准“摧旧兵团”，市人委革命造反队也成立了。一个是这次市直机关欢迎外宾的任务很重，参加麦收的都要回去欢迎外

宾，欢迎完了以后，再回来参加麦收。王振宗說。家里任务重，市革委会机关又要整风，叫你们两个回去，迎接外宾的时候，你们把行李带回来，不要再去了。在机场迎接完外宾之后，史金波和我同王振宗、張洪言一起坐吉普車回市革委会。

我記得在6月下旬在整风开始的时候，先是学习和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大联合和对待群众组织的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在讨论中結合周景方的报告。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开了两次政治组的大组会。地点是市革委会二楼南边会议室，开过两次分组会，动态、市直、办公是一个组，由王乃英掌握。（关于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周景方、王真搞什么阴谋，我思想上还没有认清，只把我的活动及当时讨论的情况谈一谈）。在大组讨论会上，主要是史金波、張子正、王振宗和我同王乃英、高宣扬的爭论，主要是爭论对待群众组织和大联合的问题，高宣扬和王乃英的主要论点是：在当前情况下，革命造反派组织可以和保守派组织联合。史金波和我反对这个观点，我的主張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不能和保守派组织联合，因为这是路綫斗争，是不能調和的。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保守派组织，現在保守派组织已經很少了，原来的保守派组织，在当前的情况下，也发生了变化，不保了，成为革命群众组织，对这样的组织是可以联合的。并且指出王乃英、高宣扬等的论点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因为只有你承你是保守组织，我才和你联合，这样就搞不成联合。会后，高宣扬还批評我脑子太死，想问题不活，是老学究。当时我们还有一种看法，就是把群众组织分为三类，一类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一类是革命群众组织，一类是保守组织，联合要以造反派组织为核心。在分组讨论时，讨论到干部问题的时候，余欽范和我是一个观点，唐咸正是一个观点。爭论的问题是：在旧市委、在北京市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占統治地位

还是彭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那个影响大，旧市委的干部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好的。余欽范和我主張：就是在北京市，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是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大。在旧市委，大多数干部中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超过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大多数干部也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是在部长以上的干部有特殊情况。唐咸正主張，在北京市，17年来，是彭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北京市的干部，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认为，旧北京市委，是属于三旧，“三旧”在十七年来，都是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统治着。所以在“三旧”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干部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我还专门找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解放军报的社论。

以上的讨论，在政治组大组会议上，是王真主持的，在分组会上是王乃英主持的，关于干部问题和对待群众组织的问题，王真是同意高宣扬和王乃英的意见的。市直小组也开过几次会，结合市直机关的干部情况和市直机关各群众组织的情况，进行过分析、讨论。当时在208房间，着重分析了“红旗兵团”的情况，研究几次，性质未确定下来。对市委党校的“井冈山战军”也进行了分析，意见比较一致。（交待我破坏大联合，挑动群众斗群众罪行时再谈这个问题）

下面交待我参与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反对谢副总理、颠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罪行。

反革命分子，周景方经常攻击谢副总理，攻击市革命委员会的其他领导同志。在5月间，周景方就在一次黑会上攻击谢副总理。他说，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軟，戚本禹就批評謝副总理軟，所以北京市革委会的工作的沒有起色。光靠我一个人也不行。6月间，北京市有一些单位要揪市革委会的一些人或要求市革委会解决问题，在市革委会門口搭了很多帳篷，在那里靜坐，进出市革委会就有困难。在这个时候，王真、王乃英、張子正、史金波、王振宗和我經常在一起议论，攻击謝副总理和吳德等领导同志。說謝副总理軟，旗帜不鮮明，沒有魄力，吳德等领导同志不起作用，怕群众，不敢出来处理问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弄得沒有权威，而且越来越沒有权威，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在这个时候，不少5·16分子如張子正、韓声翔、史金波和我等，在下边干坏事，挑动群众斗群众。受到圍攻，被貼了大字报和大标語。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張子正、韓声翔、史金波和我都很不滿。說市革委会的领导吳德同志等，不到群众中去，不去处理问题，我们受到圍攻、挨打，也不给我们撐腰，他们不去解决问题，又不给我们权。攻击謝副总理旗帜不鮮明，和稀泥。解决不了市革委会的问题，市革委会一开会就吵架，形不成决议。1967年6月，反革命分子周景方在一次黑会上別有用心地說：現在市革委会很被动，市革委会大楼被群众包圍了，市革委会还面临着三个前途，一个是向好的方面转化，一个是继续維持現在的被动局面，再一个是被顛复，存在着被顛复的可能性，我们要有这个准备。我们要发动群众来游行，保卫革委会，造成声势。要发动更多的群众，到市革委会門前游行。（这次黑会是在二楼开的，参加的人比較多）。会后，我和史金波、王振宗，找到“摧旧兵团”的負責人邵永林等，叫他们组织“摧旧兵团”的人到市革委会門前游行，貼大标語。他们组织了七、八百人的队伍到市革委会前游行，貼标語，有的游行队伍还和住在市革委会門口的群众发生冲突。反革命分子周景方等人的目的是给市革委会施加压力，

制造大乱，挑起群众斗群众，内外夹攻，颠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1967年6月下旬，反革命分子周景方搞了一个市革委会机关整风。其目的，是利用这次整风，有计划有目的的颠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市革命委员会的5·16分子，都是攻击谢副总理，颠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急先锋。

在整风开始的时候，王真召集政治组的5·16分子开了一个黑会，参加黑会的有王乃英、张子正、史金波、王振宗和我。会上王真说，这次政治组的整风如何搞，大家谈一谈，大家对市革委会的领导 and 市革委会的工作有很多意见，大家谈一谈这次整风的方向。我在会上说，这次整风，不能搞一般工作人员，叫他们检查工作。市革委会工作搞的不好，问题在领导，这次整风的方向，主要是针对领导，给领导提意见。在市革委会的领导中，除了周景方敢处理问题，敢负责任，工作也最忙。但靠他一个人也不行。谢副总理和稀泥，威信也不高，天派也不听他的。吴德等领导同志，他们不管事，怕负责任，不敢处理问题。整风主要是给他们提意见。这样下去，市革委会将越来越没有威信，群众就不信任市革委会了，特别是造反派，对市革委会有意意见。张子正说，他们不工作，不处理问题，又不给我们权，我们受围攻，贴了我们的的大字报，大标语。他们不给我们撑腰，他们躲在市革委会没什么事。王真说，这次整风。大家主要是给市革委会领导提意见。市革委会中，是不管事的人太多了，他们不管事，又占着位置。

政治组的整风会，我记得是开了三次，都是在二楼南边的大会议室里，政治组所属各组的人都参加了。会是由王真主持的，可能李平也主持过一次。会上发言的主要是事先做好准备的5·16反革命分子。有唐咸正、张子正、王乃英、王世宽、高宣扬、李春秋、余钦范、

王振宗和我等一些人，担任会议记录的是徐意。反革命分子周景方亲自参加了两次会。会上，5·16分子把矛头直指谢副总理，指向北京市革委会，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当时王乃英、张子正、史金波、王振宗、徐意、唐咸正、余钦范和我等一些人，会上会下的活动很活跃。在一次会上，反革命分子周景方先作了一个别有用心的表态。他说，我参加会，是来听大家的意见的。别的领导同志有事没有来。我是市革委会核心组的副组长，是市革委会的秘书长，又是政治组的组长。市革委会的工作没搞好，我有责任，大家可以给我提意见。在会上，一些5·16分子说，周景方就能参加我们的会，为什么吴德等人就不能下来听听我们的意见，我们要求他们参加。我们对周景方没有什么意见，他工作很忙，很辛苦，领导人中只有周景方敢负责任，敢出来处理问题，支持造反派。唐咸正在会上的发言恶毒攻击谢副总理。他说，谢副总理是北京市革委会的主任，可是不管什么事，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旗帜不鲜明，和稀泥，又经常不到市革委会来，听说市革委会连他的办公室都没有。这是白占着一个市革委会主任的位置，蹲在茅坑不拉屎。要是管不了，就不要占着这个位子。张子正在会上发言几次攻击谢副总理、吴德等领导同志，并且叫嚷手中无权。张子正说，现在市革委会这个权力机构没有什么权威，而且越来越没有权威，领导不敢出面处理问题，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群众就失去了对革委会的信任，不敢支持造反派。张子正说，现在的情况是，吴德等领导同志，他们手中有权，但是他们不用权，不去处理问题。而我们这些人，想去处理问题，支持造反派，但是我们手中无权，人家不听我们的。只要给我权，我就敢去处理问题，支持造反派。反革命分子周景方在会上说，大家在发言中，都说手里没权。问我，我也不知道权在那里。我们是权力机构，但是不用权，想用权的人又没权。

市革委会的工作没有搞好，没有权威。问题还是在一个“权”上。大家的积极性都是很高的，问题在领导。在会上張子正、史金波、唐咸正和我，还有一些人，都要求謝副总理、吳德等领导人亲自下来听听群众的意見和呼声，答复大家提出的问题。我說，领导看记录不解决问题，要亲自下来听听大家的意見，看看大家的情緒。反革命分子王眞說，他向领导反映大家的要求，大家的意見让徐意整理出来，交给领导。在另一次会上，反革命分子周景方叫向前同志参加了政治组的会（向前同志是副秘书长）。会上周景方介紹了向前同志，周景方說：我的事情很多，忙不过来，政治组我也管不了，要向前同志来担任政治组组长，大家有事可以找他。向前同志在会上表示不愿意干，說他干不了。（周景方这里面是有阴谋的，向前同志一直不承认他是政治组的组长）。

在这个期间，王乃英、張子正、史金波、王振宗、徐意和我，在下面的活动也是很多的。集中攻击謝副总理、吳德等领导同志。在议论中我說过，在市革委会中，真正干事情的，还是我们这些人。那些老干部实在是不行，他们怕負責任，不敢处理问题。在实际上他们没有什么权。王振宗向大家讲了市革委会委员会开会的情况。他說，一开会，两派就吵起来了，还是譚厚兰发言的水平高。一吵起来，謝副总理就出来搞調和，和稀泥。我說，謝副总理旗帜就是不鲜明，和稀泥，該支持的不敢支持，对天派也不敢批評，他没有什么权威，也不听他的。北京市革委会在中央身旁，結果搞成这样子，不如别的省市的革委会，问题还是在领导。史金波說，成立市革委会时，戚本禹要是担任领导就好了，戚本禹旗帜鲜明，敢处理问题，謝副总理同戚本禹一起去处理问题。总是以戚本禹为主。